思軒文集

思軒文集卷之八

序

詩壇叢韻序

音韻之學尚矣而其書則始於魏晉盛於齊梁隋唐之間如聲類韻林韻集音譜切韻韻篇韻銓之類其制不一其傳或泯求其傳之久而不泯則類譜一書而已士林用以為詩禮部因之取士循常襲故莫之或改雖中更有宋載加詳定而韻畧之編不免猶遵往轍迨我
聖祖皇帝始謂音韻之非正倫類之失次　制詔儒臣隨音刋著為洪武正韻鋟梓頒行于今百年而世之學

者書或從其偏旁詩猶蹈其故習識者病之今僉錦衣衛事滁陽吳君孟章博學工詩雅好復古乃於職務之暇纂成一書名曰詩壇叢韻每韻先反切次訓詁次韻語又次以古人名氏而以古文竒字終焉凡二十八卷七十五萬七千餘言盖兼韻府韻會韻補而增益之其大要則一以正韻為主遵

一王之法祛千古之陋吁其用心亦勤矣予嘗論之单出曰聲雜比曰音音負為韻則人聲之出於自然音韻之貴乎諧協者故也夫何永明之體漫為詮辨轉相拘執徒舉四聲而遺七音偏起江東而欲槩之天下豈不

失其正歟雖然古人嘗有詩壇推將之論矣誠以詩家之有聲韻猶兵家之有紀律也紀律明部署整固爲奇矣曷若堂堂仁義之師聲韻嚴格調精固爲奇矣曷若渢渢雅頌之音姜白石不云作詩如兵家之陣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雖曰不可紀極亦烏可不歸於正哉然正亦難能也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然議者方謂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孫吳李廣其法豈盡出於正哉後之登壇横槊者盡取叢韻而練習之合聲律之嚴求自然之妙本之六義以上遡四詩之旨則是編也豈曰小補之哉

慶經憲兄壽六十序

成化十七年辛丑春二月十一日為吾兄經憲公六十初度之辰先是庚子歲學古公壽七十居易公壽六十適見子沂使兩廣歸遂各為文以寓歸為慶矣沂竣事還朝而公壽旦復屆期慶必以文詎非子所願為乎公字廷珎別號養蒙先叔父存義府君仲子景泰初由制科舉授杭州府經歷天順中用大臣薦陞江西按察司經歷杭為郡在會府下冗不易治江西憲臬視諸藩尤號雄劇郡有守憲有使以綜理之而統承而贊畫之實維公幙府是賴公賦性勤敏持操廉刻其在杭也常董

治九邑在江西按部十三郡所至守法奉公無竒請私謁非徒人頌其平吏服其介雖爲之守與使者亦未嘗不譽其賢而最其績焉時公已駸駸貴顯會先叔父棄養遂歸從學古兄養壽母楊夫人盖二親同躋逾八望九之年以壽考終而公在閒居已十五年頃年冬始疏乞休致公能詩善奕篤於教子而喜欵洽賓友子之長者曰清曰潔皆聰明才敏其少而未名者瑩然白晳對客常抱置膝上携諸孫繞膝下具尊俎出楸枰以娛客客去則課其長者以學嚴策勵之清幹蠱于家潔明經爲邑庠生将效用於時承家之業經世之畧既舉以兩

授之而公於是得畢意於山水之遊詩酒之樂吾鄉既多名園古刹其水竹林亭之勝固無減洛中鄉士大夫之仕而歸老而賢者其高風雅韻亦未足多讓唐宋諸賢第未知有能繼文白二公蹤跡以倡為今日之燕會否又有能用狄兼謩司馬端明故事頗容後生晚進如我輩人之入會否如有之公幸以告我遄當乞身以追附韓獻肅兄弟同時請老之後以歸從公于林下矣

重裒集序

越之四明有隱君子曰楊公諱範字九疇其為人醇篤不欺其學淹貫於書無所不窺嘗闢一室授徒其中扁

曰棲芸學者稱為棲芸先生娶夫人朱氏生三子皆教以詩禮長自懲應郡辟為倉副使後用子守陳貴累贈翰林侍講學士次自愈以子守隨任御史封如其官次自忞納粟授官孫九人亦親聆其誨守陳今為少詹事兼學士守隨為應天府丞守阯為翰林編修守隅登進士第詹事二子茂元為刑部郎中茂貞中浙江鄉試詹事編修又連魁浙省文學政事蔚然為時所稱斯固德善之徵抑亦豈非善教之所成哉公卒年七十有八夫人後三年卒年八十有六朝之搢紳鄉之士夫咸作詩輓之詹事既粹而成帙謂予同年雅厚宜序首簡昔在

景泰初詹事始舉進士其嚴君方盛年遊宦大父母皆無恙故登科記以重慶題焉居無何而嚴君卒踰年大父繼卒比起復而大母又卒遂以重哀題其悼輓之集夫人情之至樂者莫如慶至憂者莫如哀而謂之重則憂樂之尤者也夫以旬月之間而人情之儵變如此此詹事之所為重有所感而諸君子之所為悼輓之也雖然公歿今三十年其墓木拱矣而胤胄益蕃音徽逾遠孫曾繩繩聯珪襲組海內一時言冠冕者舉為世稱門閥者許為時表繼今以往昆弟子姓名位日隮 眷遇日渥貤封之典漏泉之澤會當有寵於公而重輝疊

䍲又將有加於前嗚呼天必久而後定其慶祚綿延有以哉

送翰林檢討吳君致仕序

吳君憲字廷章蜀之安岳人歷官鄠縣教諭鞏化府教授陞國子助教滿九年年纔六十天官卿謂君宜進秩君力辭遂言於

上陞翰林檢討致仕君歸過南都六館諸君請文贈之

予惟　朝廷之推恩於臣下者抑何仁且厚也考其成而必錄其功從其請以重違其意於是乎有遷職之榮無任事之勞斯二者兼舉並行而貴老貪賢之意見焉

此曠古所無之盛典也雖然君固有以迓承之也予聞君始教于鄠也士不由科目進者越數舉矣君至選士之明敏者指授之終君之任其中選者數人至于今累舉不乏蒙化士尤不知學君教之如教鄠而加誘掖焉於是有領鄉書登甲科者而君竟以績考爲太學矣君謂此天下士也非一郡一邑之比益勤講授益大造就棨度不襄士亦知勸其去而取高第爲顯官者尤彬彬乎其盛也夫不槩以邊徼爲才非所産而有鄙夷之心不諉以國學爲才多已成而有玩愒之心凡此皆君之能忠於其職分以階茲榮寵者也先是君嘗以歸訃告

予手沮之君曰憲自甲子領鄉書同榜四十五人今存者獨禮部侍郎周尭佐一人至丁亥來南雍同官亦二十餘人今存者獨助教常宗冕一人自餘皆先憲而歸矣憲不歸奚待哉予既無以解之則曰予來差後於君然求之當時同事亦復有幾人存者君其行哉吾亦踵君高蹈矣

慶靜學孫公七十壽序

靜學孫公以永樂十一年癸巳生今年壬寅壽登七十其三子曰琥曰環曰珮聚而謀曰吾親年既高福履且康盍具酒殽盛賓客以慶之又謂僎其館甥且善頌盍

請一言為祝孫氏之先鳳陽定遠人厥祖都督際遇我
聖祖皇帝於龍興之初建功策勳致位顯融其老也賜
居毘陵其歿也勅葬鍾山廟祭功臣而尤録用其二子
一蔭襲其官一擢官尚寶少卿選擇其二女為　肅慶
二府王妃其他官護衛為指揮者又四三人至于今有
仕于陝于蜀于畿內者武弁蟬聯不絕而其子孫之在
常者猶不服科徭不與編氓伍潭潭府居出入稱佳公
子常之人雖仕至顯官擅有貲富其服御之屬一或僭
擬人皆得以訾議之至於孫氏則不以置喙焉由是觀
之則我

聖祖豐沛舊恩抑何覆冒之久而無窮也哉雖然為公
之子若孫者亦曷嘗自恃其恩而敢有肆為驕縱者哉
靜學公兄弟九人其存者皆皤然壽考子姓三數十人
其長者皆頎然秀穎居家庭皆雍雍以和處鄉黨皆恂
恂以誠視其貌如不勝衣聆其言如不出諸其口勸善
率義為之如有所不及蓋守其家法累葉不渝負戴
國恩一飯不能忘是宜吾常之人推名德令族必歸孫
氏稱善人長者必首舉靜學公兄弟蓋鄉評物論之所
歸非過譽而溢美之也公三子既勤儉克家有園田之
饒廩庾之贏而又能順承其親以志養志公於是優游

暮齡如入蔗境享胡福躋遐耇雖耄耋期頤尚未足以測其所至夫何七十之足論哉與幸獲遊公之門覩公鉅美欣慕願望倍厚恒品徒以縻職留都阻登翹館姑爲序述以授其子俾俟公誕辰而進獻焉則予區區頌禱之私亦庶幾乎其少暴云

和唐詩序

唐詩行于世者其編選固多然惟楊伯謙之唐音號爲精粹下此則周伯弜之三體而已二詩合百餘家爲詩千有餘篇深醇浩博讀之者率未易悉其詞通其旨況欲追和其韻者乎眉山蕭君炭之以明經取進士累官

禮部郎中陞南京通政既貫矣而不廢學術讀書窮六藝之文而尤工於詩嘗于職務之暇取唐詩正音和之繼又取三體詩和之總得律絶詩九百二十七首其同年翰林學士徐君時庸為加點校鄉人駕部郎中鄧君廷棟為鋟諸梓求予一言為引夫自虞書有明良賡歌之詞戴記有一倡三歎之音後世所謂擬古之作賡和之什實權輿於此然謂之賡和未必盡用其韻也謂之擬古未必追和古人也盡用其韻則始於唐之元白盛於宋之蘇黄追和古人則僅見東坡之和陶而已夫上下數百載間以詩名者亡慮數千百人而以和詩名者

繞出於二三大家然則詩之有和豈可以易言哉毖之負敏贍之才豪爽之氣故其發而為詩不煩苦思力索酒酣興至舉筆立就大篇短章諷詠皆有餘味至於追和古人雖不襲其體而自不離乎音節雖非拘拘焉追逐其步驟而自不失乎法度有華瀲而無枯槁之氣有流麗而無僻澁之韻大抵毖之乃達而得志于時者之言非如窶人寒士羈愁沉鬱處窮而後工者也雖然東坡之和陶繞百餘篇山谷謂其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已所作至惠州和田園詩乃與淵明無異毖之之和唐已數百篇今猶止於近體他日必盡取古體和之其

為己作與唐人無異予固不能詩有不能知也然之令大學士循吉先生之冢嗣也先生之教於家詩學其專門也然之過庭幸更以是質之優游而涵泳之將由是而作為樂歌被之管絃奏之 郊廟以和鳴國家之盛雖三百篇亦無不可和矣詎止於唐人哉然之勉焉

七十二候圖序

南京禮部尚書西蜀李公嘗命善繪者作七十二候圖既彙粹成帙乃屬一言序首簡予嘗考之七十二候之說蓋本之夏后小正繼見於周公時訓呂不韋遂取以為月令自魏以來始載於曆而以二十四氣分屬之夫

五日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三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如立春正月節氣也其候則為東風解凍蟄虫始振魚陟負氷雨水正月中氣也其候則為獺祭魚候鴈北草木萌動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之數備矣至唐一行又以七十二卦分配之然卦止於六十四而坎離震兌居四正官卦凡六爻爻當一氣此四卦者分主四時而不專主於一候餘六十卦則五卦主六候者中氣之末節氣之初共一卦主之其餘四卦各主一候如中氣初候卦為公中候卦為辟末候卦為侯節氣初候卦亦為侯中候卦為大夫末候卦為卿也窮六十卦則七十

二候之類詳矣他如正光有推七十二候之術李燾有著七十二候之圖其體例雖若不同要之皆不外乎治曆明時以推演先王之遺意也於戲天人之道雖殊象類之理則一是以古之聖人之將有為有行也必也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事而無不順以之因物性而無不適此我朝

列聖之所以敬授人時對時育物者是即堯典之欽若昊天周官之正歲年以序事而氣運之所以流通品彙之所以生成海宇之所以奠安寧謐宜公以是詳著於

圖以昭示於天下後世抑豈徒爲玩悦之資而已也

送胡推官詩序

成化甲辰春吏部言兩京御史多缺員宜選士由科第仕郡邑者擢用之　制報可於是吾常郡推官胡君允夫遂被命入朝同寅自太守孫君而下咸作詩送之謂予郡人也乃走書南京屬一言爲引允夫名諒河南靈寶人以明經領鄉薦登進士第授職佐郡于今五年年纔三十有一而二親皆具慶在堂當是時與君同仕郡邑者亡慮三數百人或年在君前或齒於君長而君獨以英年超夷等儕妙選爲顯官而且立朝可以圖忠報

居家可以盡孝養其爲榮可勝既耶予曩歲東歸盖嘗
親覿君所以佐郡者矣常大郡訟獄煩猥君治之不遺
餘力盖明而不留慎而不擾凡君所訊讞既具獄太守
多不復省而人不稱冤持是以往其於効厥職何有雖
然此所治者刑也而彼猶有憲度焉此所守者官也而
彼猶有言責焉欲持憲度而盡言責又非可以偏長自
負也夫朝廷有大紀綱在他人任之爲越職而吾得以
振舉之天下有公是非在他人言之爲出位而吾得以
論列之舉之而震肅百僚論之而動瘖
萬乘斯其功偉矣抑或譏慝未遠壅蔽未達而徒傳致

深故以取充位㩶撫纖細以求塞責使臺察望缺忠諫路梗亦將有任其咎者矣凡此又君之所宜加慎也君行矣幸毋忽其已成而尚勉其未至則年德方茂名位逾顯親壽益永

君寵彌渥其為榮又可勝既耶

慶地官郎中陸公壽序

人生有至樂雖舉天下之物不足與易者曰養親教子而已然而親之壽考係乎天子之賢不肖成乎性有非人力之可為可以僥倖於必得者也今吾元之乃兼得之養其親以躋於壽康教其子以臻於貴顯此其樂可

勝旣乎哉元之始以明經舉正統乙丑進士擢吏部主
事轉户部陞員外郎郎中游歷兩京卓然老成人矣
朝廷嘗録其最績始授之勑命繼授之誥命贈封其考
南樂教諭文靜先生官至郎中母李氏至太宜人其
恩亦至渥矣爲元之計豈遽可以言退哉然元之以母
老求去甚力比歸奉太宜人謹朝夕之養視膳羞問燠
寒順志承顏得其歡心太宜人年八十有五而耳聰目
明步履健强有親如此元之之心其有不樂若乎元之
冢子廕伯擅才敏有器識教之力學取科成化乙酉京
闈鄉試第一人丙戌會試以第三人及第當元之休致

時庶伯已為翰林編修今為春坊諭德侍講　青宮騤騤焉日躋華要其仲曰節游郡庠季曰範居家塾皆嚴教之以踵武於其兄有子如此元之之心又豈有不樂者乎若其賓客過從耆英宴集有清歌妙舞以為歡有脩竹茂林以為娛此又樂之小者未易以悉數也予聞之古之至人所以能永其天年者率由無損其天和所致今元之之所樂者樂全其天性與篤其天倫又非但無損其天和而已也元之今年壽登六十其誕辰在三月二十六日時予歸自南雍且北赴　闕節範來請一言為壽故序以授之以獻諸壽筵且併以示之庶伯以

慰其祝願之私云

贈巡撫寧夏都憲崔公序

上即寶位之二十年北虜弗庭三邊用武於是攬羣策選賢才更置一二大吏以巡撫寧夏都御史賈公為工部侍郎而求所以代之者得南京大理寺丞晉陽崔公以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授之璽書俾蒞其任崔公至是為大理者閱十許年秩九載滿吏部薦公才堪節鎮者亦六七舉矣士大夫期其遷拜之久而喜其擢任之重命下之日相率往賀于第賀必有言與以次當執簡從事夫朝廷以軍旅之事付之武帥而必參用

大儒以贊理之者盖以為用武可以威敵謹斥堠明烽燧練習吏士以驅馳戎馬之中武可能也至於閱禮樂而敦詩書整肅綱維申嚴紀律起於樽俎之間以折衝千里之外非文學法理之臣有不能者此巡撫之在邊陲之所宜得人也西夏古稱重鎮與狄切壤使非儒而知兵深識往事鑒觀成敗審度形勢雖攻守異施而萬全百克詎無挫衂隱然如一長城之有足恃賴苟徒恃乎一山之限數隘之塞以至於蓄水於畦凝氷於野以為我保障防彼侵軼非策之善者也况當其時醜類搶攘蟻聚垣塞雲中朔方上郡所在有警必也運神筭作

士氣銜策勁徤鼓行而進使蜂蠆就殲梟獍畢戮轒轀穹廬席卷而盡夫然後存以大信示以優恩使之畏威懷德願保塞下以備臣屬庶幾其可抑或逡巡畏縮燕安怠忽以冀其解佻幸其悔禍非徒不武然此又必無之理也此巡撫之在斯地在斯時尤不可以不得人也崔公行矣吾見 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朔塵不起代馬不敢南牧 朝廷無西顧之憂使人稱今日軍中復有韓范前代頗牧乃在禁中顧不偉歟顧不偉歟

贈潘敦禎歸閩序

戶部左侍郎龍溪潘公之子麟字敦禎兵部尚書莆田

陳公之倩也往歲冬以父命來館于外舅氏之室今年秋辭歸省母將為弟子員于學宮負門閥之高篤倫誼之大成一鄉之秀為兩家之光敦禎可謂不徒行矣庫部郎中吳環太常典簿楊忱將合鄉人往餞之以屬予序蓋予嘗遊于二公之間而有以知其然矣蓋二公者同為閩産同生永樂己亥同登正統戊辰進士第陳公歷官户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南京太常寺少卿吏户二部侍郎南京户兵二部尚書叅賛機務潘公歷官吏科給事中都給事中南京太常寺少卿兩京户部侍郎都察院副都御史總督粮儲其官轍多同至於秉忠勤之

節懷清白之操以顯庸　當朝馳聲寓內其徳業聞望又無不同宜其一言之諧二姓好合而終為姻婕之同也敦禎之歸盍亦知所勉乎登堂拜毋則思以孝養親遊庠序而伍於後造則思以文會友飭躬勵行以貽令名讀書學問以成美才夫然後策名薦書敭于王庭致身華要世濟厥美使人稱橋梓聯榮冰玉相輝如古所稱父子齊名翁婿俱賢以至於名位風節亦無有不同者顧不偉歟抑或不然或荒於學或怠於行或負其初心以忽此遠業則潘公裕後之謀之成於教子陳公知人之鑒之見於擇婿者亦豈能盡同於古哉敦禎勉之

壽盟菊翁分韻詩序

盟菊翁姓顧氏字景德生洪熈乙巳九日昔人謂九日為菊節因以盟菊自號翁先世吳人吳中自石湖譜菊以來此花至今猶盛吳人亦至今愛之而尤為翁所珎賞翁嘗自言吾聞海上翁有盟鷗者其始與鷗忘機既而翁有機心鷗飛舞而不下此其盟易寒也越人有盟雞壇者毋結交必誓貴富無相忘一旦得志鮮有不負其初心者此其盟易背也孰若吾盟菊之可恃以久哉蓋菊不榮於春陽而獨盛於風霜摇落之時此其德可比君子不悅媚於瓊臺瑶館而獨傲睨於疎籬老圃荒

寒寂寞之濵此其操可比幽人逸士况食其花可以輕
身飲其水可以延年吾於是盟之以終身而情好日益
篤約信日益固蓋不必涖以司盟掌以載書而自不能
叛亦不必尋也噫菊雖為吳人所愛而盟之則自翁始
翁可謂善於品題者矣今歲甲辰翁甲子一周其子印
局副使萃將以九日為燕慶之會乃取靖節詩采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十字為韻以求之吏部尚書陳公時
英戶部尚書黄公叔高禮部尚書李公立之兵部尚書
王公宗貫刑部尚書張公廷璽工部尚書胡公拱之禮
部左侍郎尹公正言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廷儀掌

國子監事太常寺卿劉公紹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公時庸各賦詩一章為壽以屬予序昔韓忠獻以九日燕諸執政布衣蘇明允參會賦詩當時以為幸遇今翁以一布衣而辱諸公為賦詠焉顧不為尤幸也歟

送白進士分韻詩序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之仲子圻字輔之以往歲秋中鄉舉今年春登進士第其年纔十九未娶也近制凡士未娶而登第者許以假歸輔之於是援例以請歲十一月歸至江東拜慶于都臺之署適公秩滿三載遂携輔之以還鄉邑以諧婚媾公卿士大夫榮之乃取

古人詩一舉登科日雙親未老時錦衣歸故里端的是男兒二十字為韻各賦一詩為贈謂予里人且有連宜序首簡夫仕以及親為樂以歸故鄉為榮此昔人之喜捧檄以比之衣錦晝遊者也矧及親而當春秋富盛之年歸故鄉而值室家和好之日其所以為榮而樂者豈不為尤甚耶嘗試以登科録觀之與輔之為同年者三百人而書具慶者幾及其半出宦族者又幾其半宦族之通顯者纔十許人未娶者五人未娶而年未弱冠者二人兼是數者而有之則輔之一人而已雖然亦嘗觀之往史矣王文獻雖稱少年登第在具慶下其年已二

十六包孝肅始及第時其親已老富文忠不第不娶然不必逮親馮文簡舉進士雖不為貴戚所選然當時不聞有予假之令然則輔之所以為榮且樂者豈特于今為間見哉輔之伯祖黃門公叔瑜在永樂中以闓直著稱乃祖教諭公道英以文學行義顯名宣德正統間及今同仕兩京則叔祖宗璞為户部郎中從兄易之為刑部員外郎公既由諫省丞京兆貳棘寺以進中丞功名事業焜耀當世而公之母弟廷臣亦領鄉薦而藹之繼之一門三葉七登鄉榜五中甲科世家名閥鄉俗罕倫抑又不特可榮於一時可樂於一事而已也輔之英年

粹質苦志力學而且承先祖之遺澤服嚴君之篤教藉諸父昆弟之薰蒸濡染以成其才器如此使去是而加勉焉益修德業益勵志操則名位方亨仕途伊始他日所至又將媲美於前之諸公而不徒脫穎於同年矣

送主考汪君詩序

成化丙午秋京闈事竣春坊庶子汪君伯諧諭德程君克勤將返　命于朝應天府尹于君景瞻府丞楊君維貞與二君同在場屋觀其校閱明而去取公為南畿士子之幸以言於士大夫屬詩贈之太卿童君士昂既序所以贈克勤者矣伯諧之序以授於予夫所貴乎良有

司者謂其登明而選公也盖鄉所貢士以千計而升名者纔百有餘人其黜落者十八九非公何以服其心士所獻藝以萬計采而録之於旬日之間其擯棄之不淹晷非明何以盡吾之心必也如鑑之空而妍媸畢照斯爲明如衡之平而輕重不忒斯爲公公明豈有司之所蘄乎徒以遵行甲令循襲舊軌雖有百元凱而吾格有限雖金薤琳琅至屮萬爲而吾籍有窮如是而欲求盡吾心以服人之心不亦難乎然世之論科目者方咎其有遺才訾其無名爲奇製口語譊譊喧傳遠邇而聽者不察觀者眩惑是試有司之過乎伯諧挺生華胄奮起

甲科掞藻詞林談經　儲幄清班邇列踐歷多矣而學術該綜文華贍蔚揚榷訓纂爲時推重故士及門者多去取高科顯官而凡經其題品者皆極一時之選盖伯諧前此嘗屢奉　制命典司文衡其摽鑒通悟舉黜精允又不待今日始稱爲公明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崇儒右文急賢圖治君歸而以其所得士獻于庭以其所輯録文詞以上塵乙夜之覽吾見舉先茅之典旌刈楚之功進考增秩

上方嘉賚又不徒士大夫頌之而已也予聞韓子有云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

有司之不公又云選舉於有司與百千人偕進偕退不得策名於薦書齒下士于朝以望天子之耿光盖深病乎人才難成與時運之難遇也今士既修業飭行蔵器於身而且生際熈朝出逢良有司歌鹿鳴而扶鵬摇取青拾紫以奮於事功以揚于 王庭顧不為榮幸矣乎予亦畿內士也且於君雅有契分故不辭譾淺既序以贈君尚何敢避覼縷而不為吾南畿之士賀云

慶段大叅壽八十序

吾鄉段公伯誠耆年碩德君子也盖自為主事員外郎郎中于兵工二曹為叅政于閩藩皆焯有聲稱年逾六

十即謝事歸歸之日足跡不涉公府絶口不談時事惟與鄉人故舊爲真率會賦詩飲酒爲樂此其高風雅懷又自有不可跂及者也予往年嘗聞真率會中二十有六人年近八十者九人公曁王太常益夫毛提舉公贊朱縣尹用璣趙廉憲之兄叔諧趙郡守之父封别駕叔潤諸判簿孔修予兄學古予外舅靜學孫公年未七十者九人鄭太守公實鄭通守公辱孫縣尹廷玉徐邑宰順德公之二仲叔泰季康予兄經憲陶太守繼成朱聘君悉易年幾六十者八人趙憲長叔成賈郡倅伯威公從子太守汝齊黄太守文昭吳郡守本深郭貳守仲莞

趙太守永年胡邑令宗文月率一會于郡中私第其為具務簡素尚齒不尚爵召客宥簡違約有罰大率摹倣司馬公洛中故事予竊慕焉嘗以書諗公欲援王宣徽留守北都時故事寓名其間以詠歌太平盛事公未許也乃者公年滿八十其季子瑞予館甥也來請予文為慶予辭以嘗為七十壽文茲不可瀆瑞曰元虞雍公於會川君公既壽其八十又壽其九十瑞亦敢固以請噫人子壽親之心固無窮已而公之康寧壽考亦詎有涯哉將由是而九十而百歲予之文當再為之茲尚焉可辭哉公誕辰在三月十七日瑞於是日合樂髙會舉觴

稱慶必諸君咸在盍亦為我復申前請謂予雖涼薄不敢僭擬諸君然犬馬之齒亦未盡居諸君之後幸終毋拒焉可也

送愛菊翁詩序

愛菊翁姓華氏字守正世居無錫鵝湖之上蓋自其父祖以來以畊稼為業積德累行為本而翁承之益加封殖堂構菑播日益閎衍詩書禮義日益爾雅當其少年自負時嘗遨遊兩都之間覽觀聲明文物之盛士大夫重其行誼者無不虛襟納之傾倒欵洽忘其勢分比其返也則倡為詩文以贈遺之如南歸雅興十二詠其一

也頃年衰晚倦於行役則謝絕人事歸卧故丘作新居以自樂作怡老園以自適士大夫高其風槩者又無不擊節歎賞復爲詩文以摹寫而諷詠之如居有十題園有八景其言又不一而足也予於翁有世舊雖以予言不腆亦嘗屢經題品而翁亦護爲珎襲不謂魚目碔砆爲可棄也況諸搢紳之作之璧合珠聯金舂玉容寧不爲其所寶以至於蓄之久而蔽之富如此乎翁今年六十有八犬馬之齒少翁八歲謂予嘗有言爲其六十之慶也乃復翹首金陵千里命駕携諸吳中舊遊所作詩文來爲予慶一見歡然展叙離闊抵掌笑談滌我塵抱

翁之意亦良厚矣末幾言還予於是徵諸南省諸君各為詩一篇送之凡十六篇皆一時之名能詞章亦嘗與翁有契分者而予復僭序其首蓋翁有二子有諸孫皆孝且賢皆儒文秀穎其積累之豐才識之敏蓋不徒上承於翁亦且遠紹於祖翁於是及時為樂悠然不知老之將至七袠希年近在晷刻百齡喬算遠可數計荐承德履茂育春祺則予所以樂翁之壽而伸慶於將來者何敢自以為瀆而遽止乎稛載而往垂橐而歸斷璋殘璧為我報贈予尚不能無望於他日也

約菴詩序

京師近時多藝術之士其談命與說相者尤多有談命王生世顯者金華蘭谿人挾其術自東吳來士大夫聞其學有傳其言有徵咸聚待之世顯亦盡言無諱即人始生年月日辰所值以預斷其吉凶如指諸掌許人以富貴利達壽考如探諸囊中物人有以金帛為謝直受之不辭若取諸其固有也吁亦奇矣世顯將歸天官少宰錢公為大書約菴二字授之遂持以求士大夫作詩詩成以序來請嗚呼世顯子知錢公之所為書者有深意存焉夫約者不侈然以自放之謂又儉也凡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曰約夫京師者四方之都會公卿大夫

者人物之標準歟凡歸鄉下邑之士之遊京師如魚之遊於河海欲一登龍門渺不可得公卿大夫之門而可以易登乎況登其門闖其堂接見其聲色而可以易視之乎顧乃肆言之無忌博取之不辭如是而可以謂之約乎夫命之理亦微矣其將來禍福亦茫昧矣而欲以俄頃之間推測而知之使其言驗受其直可也萬一有未驗焉而可以虛取乎子闢之列子有力命王充有命祿皆極言必定之致是不通於術不宜與世顯言也通世顯之術必如唐李御史之百不失一雖言之可也取其直亦可也抑或否焉如宋化成者之於蔡元長兄弟

一則大謬一則終身無奕當時謂無奕者為偶中則言之且不可而況可以受其直乎予於是欲世顯慎言以無多論慎行以無博取則先正所謂慎言行者守之約世顯其幾矣雖然亦豈徒世顯當慎哉為吾士大夫者亦不可不慎也使未達者皆無妄意於進取已達者皆無妄意於轉遷而務求諸已由其道以知自檢約彼術雖神將無以自售尚可多言而博取哉韓子不云言之君子其待人也輕以約吾於世顯其奚尤

慶詩詩序

孺人白氏信之上饒名族笄年歸同邑王應元齋生四

子今南京戶科給事中讓其季也應元念弟應貞無子
命讓為之後焉蓋讓甫生而父歿為後未久而叔父又
歿拊摩鞠育雖叔母是賴而教誨成立實勞母氏之心
用能以秀穎之資勵方聞之學起家進士歷職諫省含
忠履素正色在列是誠無忝所生然而　推恩錫類遂
寵及於所後者矣讓之意以為據禮立法固當從乎公
義原情探本所難掩者私恩矧生我成我白孺人又兼
有之有非他人為母者比也幾欲吐露其衷陳乞于
上以移封母氏未果予嘗考之宋淳化中李文正昉為
宰相上言臣叔父超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

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太宗嘉之詔贈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然此猶因昉之請也至天禧中則直命文武陞朝官許叙封本生父母而四海之內均霑寵恵矣我 國家以孝治天下深仁厚澤覆冒臣工固非有宋可比讓樹勲業名盡忠於

上又何文正之不可及其繼自今誠無不感而理所必得抑豈徒讓獲遂其私九世之為人子為人後者將無有不恧其情者矣孺人今年壽登八十十一月十五日其始生之旦士大夫與讓游者賦詩壽之予辱交最厚又為之序他日 恩光下燭寵賁閨闈大書特書以祝

以頌予請從事至於允迪彝教懋修德業荅滋至之
天休衍方張之世澤讓亦不可不勉

思軒文集卷之八

思軒文集卷之九

序

三原縣志序

昔人嘗言天下形勝關中為上又曰關中天府之國蓋其地自周文武以來世為都會而三輔鼎峙列邑棊布沿漢及唐號為雄盛然稽之圖志漫無登載後世如宋敏求氏嘗因韋述舊記演而成書庶幾詳備然傳至于今亦復遺墜國都且爾況列郡乎郡治且爾況屬邑乎此三原縣志所以不容於不作也縣舊有志久而脫略國家休明百年文獻自陝以西彬彬尤盛而新志未有

紀述容非缺典今大司馬邑人王公奮自儒科致位上卿顧嘗慨念於斯而職務糾紛訖莫就緒迺者居守陪都撫巡畿甸庶政既修民用和洽始克以其暇日披閱舊編搜獵遺事以屬筆於毘陵士人朱昱悉易而體格義例詳略去取則一取裁於公蓋自建置以至摭遺為類一十有九為目五十有二釐為八卷凡土疆之分合山川之流峙道里之通達風俗之隆替物產之登耗邑屋之興廢人才之盛衰政治之得失與夫故家遺俗之所存文人才士之所述包括無遺而復以
雲漢昭回之章冠焉吁可謂博矣公閒以示予屬為之序予惟周

禮有職方之圖班史有地理之志漢高入關蕭何先收圖書以此盡知天下阨塞然則圖志之在天下烏可少哉而其在關中者抑豈無所本哉徒以俗儒滅裂事不師古吏兹土者既視為傳舍而不暇為生斯地者又狃於近利而不知為乃如公者其身在廟堂其志在海隅蒼生其勳業在太常國史一州里之小簡編之末似可略而不為而公乃汲汲為之斯固不忘宗國之義厚之道也嗣是而有作焉家藏而考據之時取而附益之使前有傳而後有繼又豈非公之所望於後賢者哉

慶成國朱公壽六十序

成化丙午仲夏末旬之三日為成國朱公六十初度之辰卿大夫凡與公聯官于南都者相率致賀而予已為文壽公矣既而魏國徐公復過予請曰吾館甥也禮宜特賀乃復為之言曰夫南京自為陪都以來垂六十年公肅將　王命開府居留餘二十年蓋前公有事于斯者曾幾何時與公同事于斯者更幾何人而公獨屹然如山重厚不遷鎮之以靜持之以久謂非公盡忠於國竭誠圖報顧何以能感

上知遇而倚注之隆且重若此哉凡公之所統轄者鶡冠士可千百輩被堅執銳者累數萬人而編户齊民又

不啻億兆衆其所以求帡幪之庇覬涸轍之拯者疇克副之而公乃煦然如春慈惠以和恤其寒飢憫其作勞使宿衛成捍禦之功閭閻遂生養之樂謂非公施仁於衆調輯拊循又何以能感下愛戴而頌慕之深且厚若此哉夫為臣事君者莫如忠代君理民者莫如仁盡忠則不欺施仁則不刻斯二者皆人之盛德也德既盛則福亦盛然則公之所為致此者抑豈徒得下之心承上之寵不尤荷天之祐以隤休而委祉者哉雖然人之錫福於天而壽至六十者有矣未必身其康強六十而康強者有矣未必子孫其逢吉子孫逢吉者有矣未必

翁壻並顯公今年登耳順而視聽不衰一子才敏而文二孫岐嶷不凡以至擇德高門閥閲相望盖公為東平武烈王之孫徐公為中山武寧王曽孫中山佐我
高皇戡定海宇為開國元勲東平輔我
文皇輯寧邦家為中興名將澤流後昆徽祚碩蕃列爵
上公荐膺重寄潭潭府中有服大僚而公掌中軍徐公掌左軍纍纍金章駢組流離當此令辰賓筵有秩奉觴稱慶式燕以衎此其所以為榮而樂者豈尋常處富貴者可及哉亦豈世俗之所稱氷清玉潤者之所可擬哉予故推而言之以復徐公以重為公獻云

壽祠倡和詩序

南京吏部尚書雲間錢公致仕之五年年七十有六而精明不衰起居如常子侍孫携優游田園將來福履方興未艾於是其子岡山壻金山衛指揮翁熊謀作新祠以壽為顏刻木為像以崇奉之以為百世不祧之祖歲癸卯五月二十又九日岡等奉像置祠中復置酒迎薰堂上合樂宴飲以為公壽公皆不能止也乃濡筆題詩四韻鄉人宦遊者從而和焉仲子峘時在太學又錄以示諸人一時臺省諸公咸屬和焉岡將刻石祠下以序首之文為請先王之世公卿大夫皆有家廟以官品為

所祀世數之差皆有宗法以祖禰為所遷服數之等故為子孫者得以奉其嘗烝承其統敘而後世不能宗法不明廟制不立雖履崇階峻秩而祭寢下同於庶人雖欲尊祖敬宗而祧主皆止於五世此公壽祠之所為作也雖然公之祠不止此也天順中嘗為學士使交南矣遠人慕之乃圖公像于天使館以寓仰止成化初又嘗為縣令于順德矣去任既久而遺愛在民遂塑公像立生祠以奉祀焉予嘗考之唐狄梁公為魏州刺史民懷其德為立生祠宋張文定公守益州民感其功乃告留公像于淨衆僧寺公之德在遠夷固無愧於梁公功在

劇邑亦何讓於文定而生祠之立畫像之留則自二公始也然則壽祠之制果何始乎始於公也非徒始於公也以義起也此禮所謂大宗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者是也公名德老成位躋鼎貴清文與學為世所仰則繼自今有壽如公有賢子壻如公又安知無壽祠之作之效法於公者乎果有之則祠之制與公之名又當同壽於穹壤閒矣

送張州判之官序

令之仕于州郡者有憚遠而勞於跋涉者有樂其遠而幸消息不至於　朝廷者斯二者皆非也蓋君子之涖

官忠而已雖驅車下九折坂如履坦途其處已誠而已雖隨牒走數千里無異在輦轂之下夫何容以遠近為意哉太學張生南字體明贛之寧都人近以選授儋州判夫今之儋州即漢儋耳唐昌化宋南寧軍在京師西南萬里海外往者非數月不可至其至者不能無舟車摧敗之虞土風衛冒之患然而其地多珍奇物產可以殖貨利其民質野而畏法可驅以從號令故仕有幸不幸焉者其存心制行之不同皆不足與體明道也體明力學尚志砥礪名行往在倫輩中已無怠肆乃今承命出佐遠州亦無少置欣戚其間惟以二親在堂諸兄

弟在家庭可假便一歸以慰其思瓊管之民之在荒裔可宣布德澤以遂其生誠使親心悅豫民俗熙皥則為子之職為臣之分庶幾可無愧負尚何勞役之足䘏已私之足遑哉噫如體明者可謂出於常情萬萬以賢遠於人者也予昔初至南雍時體明方以才敏為令宗伯周公所器任既而予樂育之亦無異周公公於其行已有贈言體明舟過南都亦必欲請一言為贈故為道予所欲言如此蓋既已幸生亦重以為儋民之幸云

贈世醫徐伯暘序

吾毘陵稱世醫家其傳次之久皆無如徐氏蓋自國初

以來累世業醫一本劉守真張子和二家之學以汗吐下三法治人疾疢皆應手取効郡中籍籍稱賢之蓋不徒專攻於醫而尤兼通於儒故其書有名儒門事親者謂與吾儒者之道相表裏有非粗工妄人之所能窺測也前三十年予猶及見其長老如孟恂孟倫孟顯三數人至於孟恂之兄孟曾孟安孟顯之父前醫學正科彥常又予所不及見然聞其風與觀其為人其純德雅道皆卓然前輩老成人又非後生晚進之所能跂而及之也當是時人之求醫者徒知有徐氏為醫者徒知有劉張之學迨數年來稍稍徙之別族而其學亦有轉而他

求如李明之之類者獨伯暘不然曰此吾父祖之業也於是深探二家之旨而尤注意於仲景傷寒之一論其意又以為百病之急無踰傷寒此古人之説而亦吾父祖之用心也伯暘孟顥之子彥常之孫也其賢如此庶幾克承家學以益永其傳者矣予客遊京師與伯暘别甚久乃者予兄廷序以書來屬文曰顥有以贈伯暘也伯暘治吾傷寒而瘉而不受饋此其功不可忘其義不可掩也噫此古道也而伯暘能之可謂難矣然予尚顥承教焉仲景著論固為不刋之典而善醫者又謂有大人之病而無嬰孺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治唐

孫思邈貫通經籍洞明醫理雖禁架之法導引之術靡不該洽後人得其一二亦足以為名醫者而議者又恨其獨不知傷寒此醫家之所以難乎十全也伯暘試博習而審求之以無泥於一偏無輊用人之疾無使求備者之或有訾議此予區區之所望以少副予兄顧贈之心者也伯暘勉之

送熊侍御還　朝詩序

侍御熊君之以使命來南京也既竣事還　朝有日搢紳諸君飲餞之酒半君作詩留別諸君亦賡韻為贈詩成聯為大卷秋官郎中王元勛冬官郎中吳元玉謂予

於君有雅宜爲之序君名翀字騰霄汝南光城人舉成化己丑進士擢武進令陞山西道御史廵按關西有鞏昌王指揮者爲邊兵患君劾置重典時天久不雨獄成而甘雨隨霔未幾廵按江右瑞之新昌饒之鄱陽有二豪屠戮其仇家而滅其訟其幸免久矣君廉得其實寘跡而窮治之咸服其辜其抵於法者饒十七人瑞二十有二人一時大江以西稱神明焉蓋君負踔顈之才展雄劇之任方奮志於功業宜若無事於詞章可也然君自来南居留臺者浹歲每當公暇輙與二三知己爲文字之遊雄篇鉅章殫詞劇韻詩簡往来殆無虛日一旦

軺車在途使節云邁感睽携之漸遠念晤合之難尋其亦安能已於言耶雖然留別之篇贈行之什予嘗觀之前輩名家固累累有之求其同作於一時同出於一韻如今日之盛則不多見也故少陵雖有去遠留詩別之句而當時未見其詶柳州之文所謂送遠之賦圭璋交映而亦未聞其自為之倡者必也行者有留居者有贈於更唱迭和之間寓交修共勉之意以久相期遠相待而不為無益之空言此其所以為可貴也噫自回路之請贈與虞蘇李之抗言執別千載之下古道寂寥乃今於諸君子見之豈不大可嘉尚哉

湖海怡情詩序

天地間至大者莫如海而湖次之滄溟渤澥洞庭彭澤之名聞天下而士之好遊者必之焉苟舍是不足以盡大觀而窮勝覽然跼蹐一隅以老不違鄉者世亦何限而謂其能遊湖海者幾人哉至於洪濤巨瀾溔渺無際黿鼉出沒變怪叵測而舟行其間蹈危履險大率倉惶怖恐祈以脫難欲求怡然蓬底若在齋閣者殆不多見而謂其能怡情湖海者復幾何人哉吳門顧廷會近持一卷過予曰此吾友朱天錫之獲諸搢紳詩題曰湖海怡情者也先生不鄙幸賜一言序之天錫雲中人也其

家自父祖以来仕爲千戸于開平在京師西北其視滄溟渤澥洞庭彭澤之在東南不啻數千百里然天錫不辭跋涉不憚勞勩以周行而遠覽者豈誠樂於遊乎抑亦有所事也予聞之今之隨牒遠方懷資旅次者皆有事於湖海不得已而之焉者也不得已而之焉雖履坦途遇安流左山右林輸奇獻秀而身有所不暇處目有所不暇視烏覩其所謂怡情者哉雖然是皆無得乎内而徒役乎外爲物所動者也使其中有主外物不足以動之則隨牒自名懷資自利而吾之心自悠然理趣雖經舟檝之危遭風濤之險而其情亦無不怡矧當順風

恬波瞬息千里鼓舷擊楫浩歌清嘯此其情安得而不怡哉此天錫之所以客于淮揚餘十年雖擅醞醝之利而不廢遊觀之樂此士大夫之所以與之而遺之以詩也廷會曰昔司馬子長亦善遊者也天錫得無亦近是乎予曰子長之遊蓋取以為文章而非徒為景物役也然予亦有志於斯文者也姑置之伺予他日乞身于
朝以放情湖海之間以盡天下之大觀於天錫或有遇焉尚相與盤旋以叩其所得終何如也

送宗伯耿公赴召詩序

上即位之年十二月南京禮部尚書耿公奉表入朝

上念公舊德將寘諸左右屬時在廷無虛位乃遷公兵部授之璽書俾返于南參贊留臺機務越明年十月遂以禮部尚書召矣且命置傳疾驅毋留於行蓋當是時聖天子銳意更化收羣策以開太平凡所得章奏皆下禮官集議條陳利弊而罷施之於是臣民投匭者日四面至忠謀至計固累累有之而聱言譊說抑亦不能無也使居是任者非練習典章深識治體燭理明而應務敏則是非邪正雜然相揉顧將何以折衷之以廣聰明而裨政理哉公天賦閎敏有學術業博聞強識能歷談史上下數千年事少事先公大司寇官兩京尤目熟

朝廷臺閣之儀故自起家進士以至入翰林居諫省教
國子陟選部遇事必摧揚古今發舒其所抱負以懋建
成績則秩宗典禮皆公所優為而所任固不止此也
先帝季年嘗進公吏部尚書未幾南遷蓋在南都者二
年而有是命觀
上簡注於公而登用之速如此則禮部豈公久居將復
典銓衡以品裁人物秉鈞軸以燮調元化罄竭忠藎以
弼成雍熙泰和之治此公所必至而士亦以此望於公
也昔唐太宗以事出李世勣謂高宗立宜召為尚書僕
射宋太祖幸西都得張齊賢不用而留以相太宗識者

謂公暫出于
先朝而遄歸於今日者
明聖貽謀之遠詎知非是類耶又謂我朝父子相繼為
尚書者惟公與盱江何氏東安施氏纔三家而公位望
之高勲業之盛又允迪前徽以擬之唐蘇李家韓呂氏
以相業世其家者夫豈非其倫哉公聞命即日戒行搢
紳諸公設祖道龍江之滸酒闌各賦詩為別其寅左侍
郎白公既編輯之謂予於公為翰苑舊游屬為之序

送鄧郎中歸省序

西蜀鄧林廷棟以明經舉成化壬辰進士授職方主事

累階奉直大夫兼前職而其父已五品矣聞其父以承德郎
主事今年八十有一安人七十有五皆康寧在堂子名
文者爲眉州學生家居代養盖有　錫命之寵有祿俸
之富以榮其名以養其志親之心無弗樂者然廷棟每
眷眷焉以不能躬侍左右爲歉今年秋援例陳乞歸省
詔許之歸既有日其同寅諸友相率請言爲贈古人嘗
言名山大川不以生明堂大輅之材爲貴而以出英賢
爲貴斜貴而有位于時以寵及其親者𢦤爲王公大人
者不以功業載旂常銘鍾鼎爲榮而以歸故鄉爲榮𠛬
榮而有親在堂以拜慶於家者𢦤吾知君之歸也奉

天子之命以慰嚴慈羞大夫之祿以供甘旨榮光滿家親顔悅愉族姻胥慶羞酒相屬至於鄉人瞻望咨嗟凡為父母者率以君顔望其子而為之子者又率以君之親顔望其父母其所以為貴且榮者豈復有加於此哉昔司馬長卿之得幸天子創開西夷以患苦其父母之邦廼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敬恭桑梓之道安在至如蘇氏父子之貴顯於時也文章名節焜耀海内說者謂三蘇之生眉山草木為之枯槁然頴濱留于許東坡終于常訖不聞其一返鄉閭以卒踐其歸老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飲酒賦詩之言其於樂生

敦本之義得無有少歉乎長卿蜀人蘇氏眉人皆古之聞人也予何敢議然亦何敢以是顧望於君

慶蔣樗菴七十壽序

予兄經憲公以書來屬文為蔣樗菴壽且曰樗菴之為人有三善焉其治家以勤儉教子以詩禮濟人以惠利斯三者雖非養生之術而有致壽之道焉何也蓋務勤儉則家用封殖而口體有養課詩禮則子成材器而心志可樂施惠利則人懷頌禱而福履可綏綏福履在天養口體樂心志在人天與人既兩得之此樗菴所以身其康強而年齡有永亦理所必至也予少樗菴四歲而

出遊宦途已四十年凡槫菴之治家濟人予不得而究知然獨因其子之顯而知其父之教槫菴之子名容字德夫自少敏爽喜學弱冠遣入邑庠從師學三禮成化乙酉中鄉試其名在第五壬辰會試亦以第五人中選葢舉一經與多士角其始魁畿內而卒至於魁天下可謂難矣比登進士出守蒲州蒲古河東劇地也其治號嚴辨久之移潞州再移潼川州潞在晉潼川在蜀其劇殆不減河東而剸治之亦復有餘裕焉顧其為人負才尚氣無少屈撓利苟在民則巨蠹不留餘孽直苟在我遇上官亦偃蹇不為禮用是温宗槳族頗不便之而藩

司臬府亦或有弗愜者矣閱十許年更三大郡盖屢蹟
屢奮至是乃飄然以歸曾不以去就屑意亦可謂難矣
當是時樗菴不喜其得儁而懼其名過高不樂其奮庸
而憂其志太銳不欲其忤物而惜其歸較晚吁愛其子
而教之以義方寧以其衆榮於時與苟合於世為可許
哉此樗菴之所以教子而予之所深知者也樗菴字以
能生永樂庚子今歲弘治己酉滿七十而精悍不衰方
與鄉之耆俊結社飲酒其子亦從而操几杖以珍從焉
此其為樂未央而錫福未艾也樗菴誕辰在上元後三
日而序作於前二日將馳以復於公以偕諸同社為樗

菴慶云

送主司董君詩序

上即位改元之明年應天府闢藝苑集試南畿郡邑之士與士之游于南雍者府尹楊君維貞禮請主司于朝上以命右庶子兼侍講董君尚矩左賛善張君廷祥二君欽服 明命祗循彝典持文柄標識鑒以程品其所試藝而升黜之榜揭之日都下翕然稱得人臺省諸君遂作詩為贈維貞既粹而成帙謂予宜序其贈董君者近制凡士策名於薦書者有格南圻歲當薦百三十有五人而掉鞅於詞場者故無格其多至四三千人至是

亦立為限制以二千人為準其始自郡試之覆試于提
學憲臣大司成旣試其在六館者而歷事諸司又試于
御史臺夫然後貢於主司而三試之加詳焉盖惟賢是
取而濫冒者不與可謂嚴矣文章在　國初猶號爾雅
自頃以来學者始競為浮浪之語甚者險怪僻澁以為
奇而文體日壞至是試于郡于太學于臺憲上之人皆
相戒痛抑之而主司之試而抑之者尤加密焉盖惟典
則者是録而浮浪與險怪僻澁者不與可謂精矣夫拔
之於三數千人之中而登之百有餘人之列抉剔其浮
誇怪誕之弊而探之渾厚深淳之體使非簡斥之嚴采

擇之精而欲求得人如是科者顧不難哉董君顗之寧都人也成化己丑以進士第三人入翰林為編修陞侍讀再陞今官于今二十年其奥博之學粹純之文刻廉之行旣為當時嘉仰至於經筵之讜論史館之直筆文衡之藻鑑又為士林之所推重盖自乙未戊戌禮闈癸卯順天今應天鄉闈凡再為同考兩任主司烝爾羣髦已逾三適鸞鳳杞梓舉集其門鴻生碩彦布列在位急賢懋賞疇其得人吾於君之行見之也昔唐陸宣公司貢士其所與及第皆赫然有聲宋歐陽公典舉棄黜新文而時體為之一變由今觀之君之有功於時有功

於斯文亦何古人之多讓也哉

賀鄉舉楊君伯仲聯名序

弘治紀元之明年兩畿暨十三藩省咸舉賓興之典蓋今天子龍飛第一科也士抱積素之學沾維新之化以獻藝於有司者如雲滃而川集而南畿特盛於是遊刃于文翰之場鏖鋒于藝術之苑以策名於薦書者如鯽發鉶而雖脫穎而吾毘陵尤盛然欲求積累之厚于善慶之族得涵養之深于詩書之冑以出與計偕爭爽而競秀如良材之毓于鄧林名馬之產于渥洼則吾姻楊氏為最盛者也蓋當是時凡獻藝者二千三百人有奇

而登名者百三十有五人貫毘陵者二十人〻而出于楊氏者二人則宗謙曁其少弟溱字宗源者也雖然厥亦有由然矣宗謙之先自其曾大考名之大考仲文二世父克昌克盛父克載皆不樂仕進兄宗廣宗遠雖稍以義舉得官然亦不求聞達至宗謙與兄宗大乃思發其數世之積以需為一時之用於是脫略紈綺服勤儒素研窮經訓自相師友歷年滋多德業並進從子伯和亦克用勸蓋自成化辛卯同遊場屋閱歲甲午宗大中選庚子秋試伯和擢第宗謙雖遷延累舉而外慕不移中益有養遂升國學為上舍生宗源亦薦遊郡學為增廣

生員盖宗謙學既大成志亦逾勵如必經百鍊乃見真鋼宗源天分固高氣復英銳如乘機一發遂中正鵠行將並捷春闈聯登甲科取青拾紫同躋顯融樹華勳而揚休問以求無忝於首善之地多賢之邦世科之家如花萼相輝嚶鳴同響罔俾孫何僅宋郊祁張越石楚金專美於前豈不為甚盛也哉九月朔旦宗謙將携其弟歸榮于鄉拜慶高堂臺省羣公咸醵其行舉酒相屬謂予辱在姻婭又屬為之序云

贈少司寇阮公考績序

南京刑部左侍郎上黨阮公必成以明年庚戌正元後

二日滿九載將行户部左侍郎侯公奉璋公兵部舊僚
刑部右侍郎邊公克振令同寅也將合臺省諸公往餞
之猥屬予言公舉景泰甲戌進士授南京大理左評事
内艱服闋改大理右寺陞寺副時法曹多奇請巧比以
文致人罪公讞得其情悉平反之人無冤稱適台郡缺
守當道謂台俗嚚訟號難治求賢守無踰公者舉以任
焉公甫下車稽簿書閱案牘紛拏盤錯一瞬而剖黠吏
斂手豪民屏跡而郡以無事部使者言公治狀遷山東
左參政進右布政使轉左齊魯大藩政務填委公裁決
之動有績效未幾陞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陝西節

制三邊威慴強虜居三載入　朝爲兵部左侍郎宏規
密畫大裨戎馬之政比遷南來獨掌邦禁繩威富不法
人罔敢干以私盖公自筮仕于今三十有七年自單化
一州宣風一方以至董六師獮五教其勳烈彰彰在人
耳目盖歸然一時老成人也方今
聖天子旰食宵衣簡賢圖治思得深識治體者年長厚
之士以安社稷福蒼生如爲鉅室必使工師求大木懼
匠人之斲而小之如欲長生必使良醫師以昌陽引年
而畏益稂者之戕人公至必召見便殿造膝而語不激
不隨正合

上意置諸左右授以股肱心膂之寄以扶國是壽國脉而延民命如魚水相歡惜用公之晩不待證龜蔡可知也若曰留都重地秋卿之位久虚公當拜　命而來如駟馬駕輕車就熟路以旋抵俐成之任以仰副　好生之心從並生之欲此雖公之盛德抑恐非士大夫屬望之深意也公其擇焉

送兵部郎中費君詩序

弘治二年秋河决金龍口慶張秋陵會通河舳艫漕舟守臣以言先是河南郡縣亦告菑頻歲夏秋凡濵河之地多汎濫傷稼其迫近汴城為　王藩所在三司治所

有墊溺之虞者又議遷以避之鄉閭至舉以菓士焉
上軫淵衷乃命南京兵部侍郎白公為户部侍郎授之
璽書俾往治之公周爰咨諏謂宜濬淤瀹以達其流築
隄防以遏其勢其工役鉅而職務殷而贊理叅謀不可
之人乃言于 朝謂其舊僚庫部郎中婁君原善有軼
才可委任焉君聞命即日買傳戒途交游士作詩送之
吏科給事中邵元侃以屬予序夫河自崑崙入中國沿
洄數千里其奔軼迅悍之勢蓋觸處皆然此有事四方
者之所駭矚自瓠子之決金隄之潰以迄於天臺梁山
之溢其激射浸淫之患亦無代無之此有功稽古之學

者之所深慨自都水有監河渠有署自時厥後或遣使按行命官監治其施加當時敷被後世者亦時復有焉此又有志於建勳立業者之所鑑慕如君固其人也予尚何言哉獨嘗聞之歐陽子曰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雖大禹不過如此此正白公今日之所為經畫者也盖引漕渠之安流以便綱運出下田之沮洳以資樹藝役徒雖衆而豐其稍食使人忘其勞用財雖多而取之羡餘使公不知費以上紓

當宁之憂下庇烝人之生此又白公之所望於君以相與有成者也君信之上饒人舉進士任主事以陟今官

其為人慷慨有大志而性尤介特不怵於勢位嘗陳言時政安邊要務皆鑿鑿可見諸行事用是為在上者所器而下之入深德之君徃見白公幸為我謝曰甄賢錄舊同升諸公充國裕民茂底厥績　殊恩異渥詔策嘉奬榮光休氣瑞靈協應樂石之鑽彤管之紀行且大書媲美前烈不腆贈言特為之兆而已

海鶴蟠桃圖序

金陵汪生愷之母嚴氏今年七十求之善畫者作海鶴蟠桃圖為壽而未有序其事者其舅以善甥生過予請焉嚴氏本儒醫家女生而端淑及笄歸汪為孟祥之配

主中饋奉先祠有禮治家嚴而有法賙恤貧匱能篤於恩義姑陳氏既老供甘旨問寒燠起居得其心歡甚比生愷訓飭之不以慈廢教姑既終夫亦淪謝治其閫內政愈慎而訓愷愈切至於是愷知帥教卓然有立母心安焉以日躋遐耇此愷所爲喜其壽而圖所爲作也予惟人與物同生於天地之間大率人之壽以世計物之壽以歲計而物不足以儗之人此其常也然而人非至人非長生久視亦大率以百歲爲期而物間有至千歲者人反不足以儗之物此其異也如海鶴蟠桃之類是也夫鶴因金氣乘火精以生必千六百年而形定此羽

族之最壽者也而桃為五木之精有三千年一着子者又植物之最壽者也雖然此猶天地間一物也然人為萬物之靈稟二五之精而得壽乃不及焉伐性戕生以閼其天年也亦猶鶴蓄于軒墀以供玩好桃植于園圃以資籩實亦安望其如西海之外鶴國之鶴東海之中度索山之蟠桃之能永其天年也哉夫以嚴氏之為婦而順為母而慈而且樂有賢子之養如此是盡乎人以全乎天其將來壽考殆未可以世計又奚可以歲計抑豈無薦王母之桃招浮丘之鶴以重為他日壽筵之獻以徵諸圖以驗予言之不妄也哉

贈探玄子詩序

探玄子姓李氏名清旦江右進賢人挾處中之術以求售于時荆揚吳越之區足跡殆徧而往來南都者最久南都士大夫多接納之與之語吉凶禍福始若謾羨無稽久而驗者十七八則爲之延譽遺之以詩探玄子既聯而爲卷一日持以過予言曰清旦去此且西遊矣視諸卷中獨少公一言然竊念公言正不可少顧有請焉老氏不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列禦寇亦云谷神不死玄牝之門楊子雲則又著書以太玄名予嘗考之老氏之所謂玄造化之妙也列子之所謂玄天地之根也子

雲之所謂玄陰陽之機也合而言之皆玄遠難窮之理也今子之所謂玄果有得於是乎則子之術以人始生所值節氣晷刻推其五行所寄以預斷其一生休咎誠有合於陰陽天地造化之理者也不然或於是理如溟涬漫漶而徒以吉福誘人以貴勢移人期耄老以嬰孺擬卿相於側微是玄言也抑或假是以衒名焉賈利焉張虛聲而不踐其實務多得而不撥於義是玄行也玄言則失人玄行則失己失人固不可失己尤不可而況玄其術以失之天又可乎哉古之人善探玄者有曰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

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占叩之以萬物之情而玄不
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玄不違子行江湖遇有能談玄
如嵇阮之流試相與講之以更探玄學之妙何如

慶虞公佩壽七十序

吾毘陵真率會中有闓爽之士曰虞公佩氏生有至性
事其先君宗獻能盡孝敬即世雖久每一念及之輒感
愴不勝其昆弟七人公佩於倫次為五與二弟之存者
曰公度公器友愛彌篤髮雖種種而翕合之情無少衰
替然性尤敏銳喜談辯與人交雖傾蓋相語必洞見底
蘊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乃已聞人有善必傳誦

之不終日徧滿郡城用是搢紳士夫樂與之游而諸不逞者亦敬憚不敢褻慢懼暴其過於人人也公佩今年七十而軀幹豐碩精力強武如五十許人予兄經憲以書來告曰公佩誕辰在四月十日子盍為文以寓慶之予因考絳縣人之紀年而參以史趙之日數其為甲子四百二十其為旬二千五百有二此傳之所謂老說文之所謂耆古諺之所謂稀禮所謂不與賓客之事史所謂賜鳩杖餔糜粥之年蓋先王之所優養

明聖之所給復著為彝典頒示溫詔引年尚齒後先一軌慶之以文固吾所願為也然公佩亦可不知所以自

慶乎維我

皇明自紀元洪武于今百二十年海寓乂安民物康阜

而公佩之生幸際豐亨豫大之時自建都金陵吾常為

畿内大郡教化漸涵風氣完固而公佩之居適在淳遜

敦厖之地扶老携幼以全其天親上敬長以安其分生

産作業以享其利優游娛嬉以佚其老凡所以不知及

耄之年而得為燕會之樂者孰非吾

皇上之所賜乎此固公佩所宜自慶而亦生斯時處斯

地與斯會者之所宜同慶也

慶朱約齋七十壽序

予友朱約齋字悉易約齋其别號也其為人博聞強記書過目無遺事一經耳即不忘尤多識古圖書彝器辨析真贋百不一失為文章舉筆可就長於四六而尤長於詩嘗一日和中峯梅花詩百首作毘陵雜詠二百首亦併日而成二詩皆梓行于時成化己丑壬寅郡中兩聘續毘陵志史館修

兩朝實錄遣使行天下摭事狀亦再膺郡聘與執筆焉此大著述也至於祈禳詞牒贈遺篇什之類之小有制作皆以屬之太守延之上客别駕以下交歡無間而吾鄉士大夫家凡行吉凶大禮亦賓致之以求處分盖約

齋敏於才識優於文翰熟於訓典一時稱博雅者以之
為巨擘焉始約齋未冠時已授徒于城南之周陳王氏
景泰中予自翰林予寧歸約齋甫入城延居家塾俾子
姪師之比予還朝而趙叔成廉憲適歸亦遣子受業叔
成喜遊嘗相攜過錢塘與藩臬諸公相接識自是入金
陵館于成國朱公之留府成國好禮賢每至輙下榻為
浹月之留臺省諸公又虛席遲之而最為周近仁天官
林待用憲長周時可憲副吳孟章錦衣所契厚前司寇
天台林公於人少許可常稱其賢至不容口今冢宰三
原王公巡撫時寮與物接每燕見必款語移日不休然

約齋意氣冲和禮度閒雅言雖蹇緩必委曲詳盡事雖
冗劇必從容進退此諸公所爲觀其儀聆其言即其外
之所發以叩其中之所存宜優禮之而詎容以尋常充
隱者槩視也約齋生永樂癸卯今年弘治壬子壽登七
十而鬚髩尚未斑性雖不喜飲酒尚善飯視聽起居尚
清強不減於昔每晨起未盥櫛即坐南榮映曙光讀書
日出酬應人事或親友過從瀹茗清談亹亹忘倦或赴
郡大夫招盛暑徒行日一再往返不憚勞夜窻燈下猶
能作蠅頭細字有田五十畝在德安門外可以供伏臘
田間有廬名花竹郊居可以供吟眺課耕之暇時偃休

其閒意豁如也此約齋有以自老無求於人有非碌碌塵途者可擬也約齋誕辰在五月二十一日嘗作文自壽吾姪太學生澄來試秋闈爲予誦之復請壽以文予年差少約齋一歲然踈慵潦倒不及約齋遠甚顧自壽不暇尚何以壽約齋雖然予與約齋五十年前杵臼交也幸無以耄老棄我苟有得於古隱君子修道養壽之術幸無恡告我遄當投簪高邁以同遊于壽域中矣

思軒文集卷之九